

白胡子陆爷爷

□王其康

玉兰一瓣

现在人民东路的“盛和花半里”小区,是原南通市催诗小学所在地。“催诗小学”在20世纪70年代前,誉响东郊。催诗小学校三面环水,校门前有条小河经过,河上有座桥通往学校。站在桥上往下看,只见河水清澈见底,伴着水草静静地流动。绿色浮萍,随着微风起伏,自由的飘动。清水中可见鱼儿,在水中快乐嬉戏,它们黑色的背影,在水草下、浮萍中游来游去。偶尔有野鸭子游弋在河的中央,“咕、咕”地叫着,时而高亢,时而喑哑,一会儿钻进水里,一会儿又冒出来,觅食小鱼。还有那栖息岸边树上的各种小鸟,叽叽喳喳,欢快地叫个不停。催诗小学的乡村美景,能在我古稀之年,仍记忆犹新,那是因为,我的母亲自1954年起,就在此任教,长达几十年。从我七八岁起,每逢寒暑假,母亲总带我到学校护校值班,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段时光。催诗小学不仅有与城里不一样的风景,还有一位白胡子陆爷爷,也是我难以忘却的。

第一次随母亲去学校值班,大约在7岁光景。刚进校门,一位蓄着长长白胡子的爷爷迎了过来。母亲让我叫他陆爷爷。老人摸着我的头,微笑地对母亲说:“王老师,这是你的大儿子吧,好清秀呀。”说着他自个儿“哈哈”地笑了,白胡子也抖动了起来,很有趣,我也跟着笑了。那个年代,除了在连环画上,我看过关公蓄有长胡子外,从未在周围见过有这么长胡子的人。我好奇又胆怯地伸手碰了碰他的长胡子。陆爷爷和蔼地弯下腰,拉着我的手,让我摸了个够。那白胡子约有我3个指头长,软软的不戳人;白白的,梳理得干干净净。我一下子喜欢上了。陆爷爷对母亲说:“王老师你忙吧,孩子交给我。”

陆爷爷带我四处转转。我看到了他为学校栽培的各种瓜果蔬菜,有红番茄、绿丝瓜、大西瓜、黄菜瓜、紫茄子,更多的是白菜;还看到了他养的一头猪。那猪的肚子滚圆光亮,吃饱了躺在围栏里呼呼大睡,双眼半睁半闭,懒得搭理人;又看到猪圈边,有几只鸡在觅食,另有一只母鸡在窝里生蛋,喔喔叫个不停。看完后,陆爷爷带我到学校后面的小河去抓鱼。他手握一根竹竿,竿头上有爪型的鱼钩,竿尾有根绳子,吩咐我攥紧别放。陆爷爷两眼盯住河里,像鱼鹰似的,说时慢,那时快,将竹竿射向了河中央。随即,他让我立刻收绳,不一会我将竹竿拉上岸,竿头上真戳中了一条鱼,我高兴得又蹦又跳。接着,陆爷爷在菜园摘了些瓜菜,在鸡窝里掏了几只蛋,将鱼杀了,到厨房煮饭烧菜。陆爷爷手把手,教我怎么往灶膛里添加柴炭。我们爷俩边干活儿边聊天。陆爷爷对我说:“你母亲是位好老师,教书好,学生升学率高。”他还说:“你母亲待所有学生平等,还经常家访,不分贫富,家长们都对她说满意放心。”陆爷爷又说:“你母亲不嫌弃我这个没文化的孤寡老头,照顾我,帮我缝补洗衣。有次晚上我肚子疼,你母亲与其他老师立刻用拖车,连夜送我到医院,诊断是急性阑尾炎。多亏送医及时,没化脓穿孔,手术后恢复很快。”陆爷爷边说边干,有水溅到白胡子,他马上用毛巾擦干净。不一会儿新鲜可口的几个菜烧好了,香气四溢,这是我在那个年代,难得吃上的一顿好饭菜,新鲜可口。

现在回想起第一见陆爷爷的场景,仍那么清晰。催诗小学的老师们,有这么一位以校为家的校工真好,他想方设法地利用各种空地,种植了那么多新鲜瓜果蔬菜,养猪养鱼养鸡,极大改善了教师们伙食,真是修来的福气。母亲在家里常与我们念叨陆爷爷的好,有时逢年过节也惦记陆爷爷,如中秋节、春节,会给陆爷爷带些月饼、圆子给他,相处得犹如父女俩。在我20岁前,家住在寺街北的育婴堂巷,很少见到陆爷爷。他不时会从学校步行十几里,来家里串门,乐呵呵地拎个四角篮子,里面放的是四季新鲜果蔬。但20岁后,不怎么见到陆爷爷了,听母亲说他过世了。白驹过隙,时光荏苒,悄然间,我也是银丝替代了乌黑亮发,成了白胡子爷爷,但陆爷爷在我心中从未离去。

去年我在拙作《岁月有我》一书中,记叙了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。无巧不成书,一位陆姓的老友,阅读此书后,打电话告诉我:“你写的陆爷爷,我知道。他是苦人家的伢儿,自小被我长辈收养,后来就随我家族姓了陆。解放后,政府安排他进了催诗小学,一直当校工,直至去世。”原来如此,陆爷爷的善良,源自他记住了别人对他的爱,又将爱回馈给社会了。托尔斯泰说过:“若心地善良,就一切皆美。”陆爷爷不仅胡子美,心地也很美。



秋草

胡泰武

黄花散金万事不候

□明前茶

程月万万没有想到,在她上学的第七年,爷爷奶奶忽然准许她不必跟到地里摘黄花草了。要知道,在湖南祁东地界,黄花草的种植是每家每户的经济命脉。农家孩子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,清晨4:30就要跟着大人下地摘黄花草。此时,黎明尚未到来,野蛇最活跃的时间已经过去。爷爷奶奶硬下心肠,把睡眠惺忪的孙儿们强行叫醒,敦促他们穿上长衣长裤,以及长筒胶靴。与大人一样,孩子的头顶上也要扣上雪亮的头灯,这样,在幽暗的地里才能看得清黄花草纤细的花苞。采摘时需要左右开弓,争分夺秒,每揪下一把花苞,就丢进身前的竹篓里。摘满一竹篓,就要跑到田埂的尽头,把花苞倒进大竹筐里,要跑着去,跑着回,动作稍慢,暴脾气的大人就可能发飙了。

程月穿好衣服,戴上头灯,脑袋上、脊背上已经出了密密麻麻的一层汗,浑身都发起痒来。黄花草收获时,湖南到了酷热时节,堪称“小暑大暑,上下蒸煮”。黄花的花苞,一批又一批地冒出来,只要气温过了30度,很快就会绽放。一旦花开,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流失,就不能食用了。因此,花农们都要赶在早晨10点之前完成当天的采摘工作。小孩子仰着头摘,大人扶着腰摘,半大的少年一面摘,滚热的汗从眉毛上流下来,把眼睛都辣红了。程月一直是家里的好帮手。不过,她也曾因眺望平原上的日出,被爷爷在脑壳上轻敲一记,爷爷提醒说:“你一个小伢崽,比奶奶摘得还少。早点摘完,回去还要抢着把黄花草煮熟杀青,不然的话,等花苞一松,就卖不出好价钱了。伢崽,你知道你辛苦,谁叫你落在种黄花草的人家?”

虽然,靠着程月父母外出打工的收入,家中的房子已经翻建好,但那几乎只是一个空

北京鸭

□墨牛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那一带乡村里的村民都爱养一种黄嘴黄脚蹼、浑身毛雪白的鸭子,他们管它们叫“北京鸭”。

我爷爷也养了七八只北京鸭。每一天的清晨,爷爷将它们从鸭棚里放出来的时候,它们呱呱呱呱聒噪着,用各自肥硕丰满的身躯相互挤来挤去,挤出鸭棚的窄门,挣脱一夜的黑暗。

清晨的空气里潮润润的,太阳光还不热烈,太阳似乎也愿意接受这点水气。鸭子们也很满意这样的天气,立刻不唠叨了,昂起脖子,伸张筋肉,向着河边走去,煦煦然很自得的样子。

它们一行七八只,前前后后,摇摇摆摆,乱中有序,那副雍雍雅雅的样子,让人生出一丝欧美。

到了河岸边,它们一个一个“扑通扑通”扑向水面,把头和脖子扎进掀起的涟漪中,扎下抬起甩水、扎下抬起甩水,大概是一种欢快

壳子。要装修,要添置家具,要给孩子们准备书架和电脑,都要靠黄花草的收益。因此,爷爷虽然疼爱程月,但只要她在抢收黄花草的季节有半点躲懒行为,爷爷就会脸色阴沉。

因此,当奶奶跟程月宣布,今年不要她来摘黄花草时,程月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当地人有一句老话,叫作“黄花草散金,万事不候”。意思是黄花草成熟的时候,万事都要为收获让路。而今,程月可以去乡镇上的留守儿童启航学校过暑假了,这所寄宿学校的宗旨就是要在寒暑假替代父母的部分职责,让留守儿童们摆脱无人看管的窘境,以及下田劳动的苦役。孩子们被集中起来,广泛阅读,鉴赏优秀影片,学习打篮球、打乒乓球、游泳等基本的运动技能,学校还建立唱歌、画画、弹琴等不同的兴趣班和兴趣小组,由长沙城里来的大学生志愿者,担当授课老师。

怎样让年迈的监护人愿意把孩子送到启航学校来过暑假?学校的陈校长甚至去动员经商的发小回老家,开厂做槟榔芋的深加工。陈校长说:“种槟榔芋所花去的人力,比黄花草少得多。大的槟榔芋可以长到三公斤左右,切开芋头,可以看到白色芋肉中有紫色的槟榔花纹,口感很好。这么大的芋头做薯片可是一绝,也可以做芋头粉。我看无论是冰激淋行业还是糕点行业,都收购芋头粉呢。”发小仔细调研后,问了陈校长最后一个问题:“你为啥要动员农民把一部分黄花草地改种槟榔芋?这明显超出了你做校长的职责范围。”

陈校长想了想,说:“你还记得咱小时唱的那首童谣,‘黄花草散金,万事不候’。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解释孩子们的成长。他们也有一个含苞待放的黄金阶段,错过了这一黄金阶段,我们的孩子与城里娃的素质落差只会越

的迎接新一天的仪式。

北京鸭好看,雪白雪白的,我在岸边看它们。它们往前游,我在岸上跟着走。它们在岸边啄水草食鱼虾,我就蹲着,捡些土坷垃丢过去逗它们。它们倒是处变不惊,不慌不忙地散开。

春去夏来,秋尽冬至。白白胖胖的北京鸭们始终快快乐乐的,摇摇摆摆岸上走,悠悠闲闲水中游。

但是,严冬来了。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,河里的冰结得厚厚的,我和小伙伴们时常在冰面上从河的这边走到河的那一边。每天清晨,脚伸进鞋的那一刻是最痛苦的。脚后跟上的冻疮,总是因为要把脚塞进挤脚的鞋子产生摩擦而一次次开裂,痛随着那道裂缝深深入骨……我恨冬天。

鸭子是不怕冷的。它们有雪白的厚厚的羽毛。可是我们家那几只鸭子大概也是恨冬天的,更是恨河水结了冰的冬天。我总是追

来越大。城里的孩子暑假四处旅行,参加夏令营时,我们的孩子却在黄花草地争分夺秒采摘黄花草,当黄花草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,价格却越来越低,我觉得,是时候将孩子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。他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拓展自己的眼界,也许等他们长大成人以后,回到这块土地上,会像你一样,做出更大的贡献。”

于是,槟榔芋的加工厂在几个月之内就在这块土地上矗立了起来。在乡政府、农业合作社和陈校长的共同努力下,包括程月爷爷在内的农户也答应将一部分黄花草地改种槟榔芋头。程月暑假中得以前往启航学校,在空调教室里加入合唱团和乒乓球队。

在黄花草收获进入尾声的时候,田野中的一大块黄花草地,被平整了出来,孩子们就在那块土地上向爷爷奶奶们做汇报演出,他们的童声,像蜿蜒曲折的流水一样,时而明亮,时而深湛幽暗。他们唱道:“夜空中最亮的星,能否读懂我的心事?能否看见那仰望的人,心底的孤独与叹息。”他们吟诵:“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小诗,‘草草虽微花,孤秀能自拔,亭亭乱叶中,一一芳心插’。他所说的‘芳心’,就是母亲的爱心。我已经有186天没有见到妈妈了。每当看到这六瓣黄花草,我就想我妈妈。”他们手持开放的黄花草,轻轻摇摆着上身,以优美的和声,唱出了自己的希望。这些沉闷寡言的孩子,如今就像程月一样,有了明朗的笑容和欢快的语气,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愿望,他们已经明确自己未来所要走的路。陈校长看到,坐在小板凳上看表演的爷爷奶奶们擦起了泪,这是欣慰的泪水,也是恍然大悟的泪水。歌声,成为祖孙两代人理解与谅解的桥梁,它让这些在泥土里打滚了一辈子的老人家明白,孩子们渴望的幸福,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。

芬芳一叶

赶着它们,把它们逼上滑滑的冰面,看它们的大脚蹼在冰面上一拍一滑、一滑一拍……它们一定尤其恨我,像我恨冬天一样刻骨。

唉,那几只雪白的北京鸭要是还活着,我一定对它们说一声:“对不起,原谅我吧,好看的北京鸭。”

为了表达我对它们的歉意,我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一期《人民文学》上读到的一首儿歌背下来,直到现在,从未忘却:

鸭鸭去卖瓜,
赶集走了一里八,
回来走了一里九,
没有找到家门口。
看见花狗喝醉酒,
他说叫他往回走,
一里九,往回走,
走着走着变成扭,
扭到家,叫嘎嘎,
爹妈见了笑哈哈。